



旅途集

李若冰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旅途集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年·北京

旅 途 集

李 若 冰 著

*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总經售

*

787×940 1/32 4 1/2 印張

1959年3月北京第1版 1959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 定价(4) 0.30元

目 次

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	3
汽車城散記.....	19
呵，綠色的树的海洋	47
在三門峽眺望.....	61
宝成綫上.....	70
煉油厂工地的歌.....	107
祁連雪紛紛.....	122
后記.....	139

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

一个水兵在凶險的海洋的胸膛上航行，

.....

——聶魯達：“致斯大林格勒情歌”

夜来了。夜輕柔的撫摩着海洋。

我踏上了停泊在大連港灣的民主十一号海輪，心里感到一陣異常的喜悅。虽然，我多么喜欢海洋，也曾經迷恋过海上的日出，也曾經在海边和孩子们一起撿过海螺；可是，我却从来没有在海洋上航行过。現在，我就要在海洋上航行了，而且乘坐的是我国自制的一艘新型的海輪，这怎么不使人喜悅呢？

这时候，大連港灣显得美丽而明亮，那紅色的和綠色的信号灯，拖着长长的光帶，仿佛彩色的綢緞似的，穿梭在海水之中。民主十一号海輪迎接了它的客人以后，就再次鳴起了笛声，向自己依恋

的港湾辞行；当它徐徐地轉过身来的时候，好象一只觉醒了的大鵬鳥，抖擻着强大有力的翅膀，徑直地駛出港口，奔向了无边的海洋。

我倚在船栏上，极目眺望着海洋。

我看見，夜的海洋仍然是壮丽的，热情的。夜的海洋汹涌澎湃，閃爍着墨綠色的宝石的光亮。它掀起了激情的浪花亲吻着海輪，它鼓动着丰满的胸膛，載負着海輪駛行。海輪呼吸着湿润的海上的大气，迎接着凉爽适人的秋夜的风，愉快地航行着。

我也看見，张晋声船长的高大而又稳健的身影，閃在駕駛台的玻璃窗前。他沉靜地站着，昂着头，凝視着夜的海洋。在駕駛台的正中間，隱現着一个水手，他挺着胸膛，笔直地站着，好象夜色中一位英武的勇士的塑象，我似乎能够清楚地看見他的两只大大的閃着光亮的眼睛。

我在駕駛台門口站了許久，我看着，我心里想，在这漫无边际的夜的海洋上，不正是这位船长和他的海員們承担着人們的生命航行着嗎？不正是他們把旅客們运送到各自的亲人的身边和各自的事业崗位上嗎？我想起在海輪出港的时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高个子青年，他是那么留恋地連

連地向海岸揮動著手臂，在海岸燈光下的人群中，有一個秀美的姑娘，也同時昂著緋紅的臉面，激動地擺著手中的紗巾；海輪駛出了港口以後，看不見那位姑娘了，青年還抓著帽子在空中搖晃著。他和姑娘離別了，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離別呢？我似乎覺得他現在還站在船尾向回了望著。或者，這時候也有人和青年抱著相似的心情，倚在船欄上眺望，思念著親人。我也想起和我一起上船的那些母親們，她們是否已哄著孩兒睡眠了呢？那些精神煥發的青年旅客們，他們的腳步聲和談笑聲，响亮地从甲板上传了過來；他們為什麼那麼快活？是贊美著夜的海洋，還是歡談著自己從事的事業？然而，也正是這樣的時候，我們的船長和海員們在辛勤的工作，在密切地注視著海洋，在安穩而又迅速地將海輪引向遠方。

我看著船長和水手的身影，又迴望著海洋，我覺得夜的海洋更加遼闊深遠了。我也想起了張船長告訴我他第一次出海的情景。

那時候，他只是一個孩子，一個十七歲的水手，他跟隨著上海一艘“同德號”的輪船，第一次航行在黃海上。他是崇明島人，生長在海邊。從小，他每天看見那些打漁船游蕩在海上的時候，就多

么想和漁夫伯伯們一起，去探索海的秘密呵。当他长大了，就告訴母亲要去海上謀生活。他离开了家，到“同德号”来了。他航行在海洋上，他的童心感到了极度的欢乐。呵，海是多么美丽、奇妙；多么神秘、伟大。当輪船在青島靠岸的时候，他惊喜的看着青青的高山，白白的雪花，——这是他生来第一次看到山和雪哩！海洋給予他年幼的心灵以一幅最綺麗的图画，生活給予他年幼的心灵以海洋般壯闊的途徑。自这一次航行以后，他和海洋結成了伴侶，在海洋的道路上行走着。他为自己的生活自豪，他觉得世界上再沒有比做一个海員更好的事业了。

他第一次出海是一九二七年，距今已有二十九个年头了。二十九年来，他航行在海洋上，海洋滋养着他，陶冶着他，赋予了他一种热情、剛毅和豪爽的性格，使他对生活总是抱着强烈的美好的向往，使他从一个天真的孩子成长为一个干練的而又智慧的航海家。但是，生活并不是一帆风順的，在那旧社会的年月里，他遭受过歧視，忍受过苦难；可是，他沒有屈服于生活，他厌恶那种諂媚的嘴脸，不甘心依賴在別人的脚下。虽然，他多么热爱航海事业，但是沒有人教給他，一个人要获得

知識是多麼不易！他只有凭着相好的同行的幫助，凭着自己实际的觀察和刻苦的学习，因此，在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已能在船上独立地担負二副的职务了。但是，伪交通部不发給他二副証書，还狡猾无理地說：“你年紀輕輕，怎么能做二副！”他只得拿三副証書做二副工作。他感到最痛心的是一九三七年，那时他在“徐州号”做大副，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他不得不奉命把船沉到海底，同时又被解雇，回家賦閑。一个人还有比离开自己热爱的事业更痛心的嗎？他不得已在家乡当了四年小学教員。

直到抗战胜利那年，他才被上海一家水产公司聘請，在“华通号”拖輪当船长。虽然，他又回到了海洋上，但是，在商輪上当船长，和資本家們打交道，並沒有使他感到愉快，反而使他感到煩悶、苦恼，甚至使他覺得海洋都有些單調乏味了。他今年四十六岁了，他在海洋生活中見識了許多許多，他也算不清自己已經在海洋上航行了多少里程了；但是，使他內心最感幸福和最有意义的是解放后的海洋生活。自然，他也并不是一下子就認識了新生活的，可是，当他真正地認識了以后，就毅然投入到新生活中来了。他內心充滿快慰、欣喜和力量，他似乎覺得海洋也新生了，更壮美了。

虽然,在黑夜里,我看不清楚他的面孔的样子,但是,我却能感觉到在夜的海洋上,有一颗真正的海般热烈的心脏在跳动着。

夜越来越黑了,但是,海洋却显得更加汹涌澎湃了。

我从駕駛台走下来,在甲板上走动,海上的秋风激烈地吹拂着我的头发,海輪好象燕子似的向前飞駛着。海輪行駛得越快,越觉得安稳、舒适。在夜的海洋上,民主十一号海輪显得那么自信而又豪迈!我記起今天下午参观海輪的时候,张船长在政治协理員房間,亲切地对我說道:“这艘海輪是我們国家自己制造的!”他說得朴素而又带着那么多感情,給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船长自从在海上航行以来,可曾看見过自己国家制造的海輪嗎,可曾幻想过駕駛自己国家的海輪嗎?他沒有看見过,然而却幻想过。今天,在解放了的祖国的海洋上,他正在駕駛着自己国家的海輪航行,他的心情該有多么美好和快慰!

确实,民主十一号海輪是一艘美好的海輪,是我国江南造船厂自己設計、制造和檢驗成功的海輪。我走上了海輪,就喜欢上了它。我从上到下,从下到上,一层一层地看过,我觉得它比我看到的

其它一些海輪要好，要美。这里的統仓很特別，很寬敞，而且乘客不必睡在甲板上，每个人都有一个人舒适的鋪位。硬席乘客是睡在皮沙发床上，如果他想坐起来，还可以把床放下来作靠背；軟席寢室有靠椅、写字台，四个人一間。携带子女的母亲們，海輪給她們以特殊待遇，这里专备有妇嬰仓房，里面不但床鋪寬大，母子睡下舒服，而且仓房位于海輪中心，空气通暢，顛簸不大。海輪也有良好的通风和暖气設備，也有小卖部、餐厅和文娱室等等。至于张船长还告訴我說，在技术方面这艘海輪还有许多特点，例如航行設備和助航仪器方面，救生、消防設備方面，以及采用分层設計方法和电气化方面，如何适应安全航行等等，我因为听不大懂，就記不清楚了。但是，我却感到了这艘海輪的劳动的价值。这艘一切完全由我国自制的海輪，显示了我国造船专家和工人們的智慧 and 創造力量。人們說得好：随着我国民主十号海輪出現不到两个月，它的姊妹輪——民主十一号的誕生，是祖国造船事业飞速发展的象征。今后，将会有更好、更多和更大的海輪，出現在祖国的海洋上。

当我看过了海輪以后，我也更加了解了，张船长为什么那么动情地談着自己的海輪和那么爱着

自己的海輪了。张船长还告訴我說，自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七号，民主十一号海輪开航以来，在大連至天津的航綫上，駛行了八个月，一切情况良好，說明我国制造的海輪是經得起海洋的考驗的。同时，在六、七、八几个月里，海輪还超额完成了自己的海运任务。

这时候，我正站在船栏旁，有人从背后拍着我的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姜兆民协理員。我也正想找他談談呢。

这位輪船政治工作者，短小精干，給人以朴实敦厚的印象。当他談着自己生活經歷的时候，我才进一步了解到，他不但是朴实、敦厚的，而且是一个勇敢、倔强的人。他是山东荣城人，一个貧农的儿子。他在少年时代，曾經有三次要求参加革命軍隊，都因为年紀小，个子矮，被拒絕了。第四次，他仍然抱着非参加革命不可的决心，偷偷离开母亲，提着鞋跑出了家；这一次，因为他太执拗，并且喊着：“你能限制我打日本鬼子嗎？”区政府和县政府都擰他不过，准許他报名了。当参军的人排队的时候，他惟怕自己个子矮人家不要，就想了一个法子，抱着两块磚头垫在脚底下。一个营长模样的人走过来了，看来看去，挑来挑去，把个子高

的人挑出去了，他还是沒有被挑上，叫他和剩下的人到营房休息去。他和剩下的伙伴以为不要他們了，都抱头哭起来了；那个营长走过来問：“你們哭什么呀？”大伙哭喊着：“为什么不要我們？”营长說：“要要要，不要哭，高个子挑出去是当炮兵的，你們都要下了！”大伙这才不哭了。 娄兆民就是这样参加了革命部队的。

娄兆民在人民解放战争，曾經参加过大小七十多次战斗，負过四次伤。第四次負伤是在一九四七年萊蕪战役的时候。当时他做副排长，为了掩护同志，亲自掌握机枪，向敌人射击；不料，一顆子弹飞来，打穿了他的胸口；当时他并不知覺，直到击潰敌人以后，才发现胸前的血迹，昏倒了。这次他受伤很重，动了两次手术。在医院里休养了七个月，出来以后成了殘废人。从此，他轉业回家当村长，当自卫团长；其間，还曾經在胶东軍区海防办事处航海技术訓練班学习，毕业之后調到船上工作，为部队輸送粮食和弹药，这使他爱上了海洋生活。因此，一九五〇年，他又从家乡来到大連，参加了海运事业。

娄兆民协理員是二等乙級殘废軍人，在他的前胸和后背上，遺留着曾經被敌人枪弹打穿的伤

疤；医生检查說他肋骨局部有缺，肺內仍有异物。但是，在他的談話中，沒有一點悲哀的情緒，只是談到曾經护理过他的医生和护士們的时候，显得特別激动，充滿着感激的声調：“在革命战争中，他們的功劳不小呀！依我說，不要忘記这些人，要給他們記功。他們是人中最好的人！”我被他的話感动了。我似乎覺得他並沒有殘废，他的精神是勇敢的，坚强的，充滿着活力的。而最主要的是，正如他說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他所以沒有屈服下来，所以能够坚持战斗，就是因为他愛党，愛生活，愛人民的伟大事业。現在，他把自己的一切，勇敢、快乐和力量，又全部貢獻給祖国的海运事业了。

我們談了一会，就相約着去拜訪海員們。

姜協理員領我先看了海員們的房間。看起來，海員們的房間虽然窄些，小些，也还舒适；有的人已經蜷曲在床上酣睡着，有的人正伏在小桌上写着什么。在过道的地方，我們看見了广播員小江，她天真，活潑，长着一对机灵的眼睛。不过，她的办公室可太小了，一間小屋子，被一台播音机和唱机、唱片填得滿滿的，只有門口一脚之地，她站在那里，誰想进去看看都不行了。可是，她却显得

很快活，很忙碌。她走出小办公室来，让我一只脚踩进去看了看。我问：“这工作好呵？”她忸怩地说：“我可喜欢哩！”说话间，唱片唱完了，她急得跑进屋里，手忙脚乱起来。

这时候，娄协理员叫我去机仓看看。我们走过去，顺着一条窄狭的小梯子，往下走去。我一走下梯子，还没有来得及看，就感到一股热气扑来，逼得人喘不过气；同时，机器吼叫的声音，又震得人的身子不由得摇晃着。但是，在机仓管道中间的那位大管轮同志，和后面那位二管轮同志，却都那么镇静严肃的站在他们的岗位上。这里机器的震耳的吼声、那些繁杂的管道；这里的高温和在这里工作的人，一切的一切，都显得很有秩序，很是严密。我小心地走着。我晓得，我已来到了海轮的心脏地方。

这时候，机仓梯子上走下来一个人，一个留着胡子的人，他的额头上深刻的皱纹，他的持重的神气，都说明是上了年纪的。娄协理员拉了这人一把，给我介绍说：“他是我们的轮机长。”我有些惊异了。我握起他的手，问：“你今年……”没等我说完，他似乎知道要问什么，就爽朗地笑起来说：“噢，我叫周维赓，昨天刚过了生日，五十九岁了。”

他說話的聲音高亢，宏亮，好象洪鐘的声响，压过了机仓一切吵杂的声音。瞬間，我的印象也改变了，我覺得他的聲音里洋溢着—股強大的力量和青春的气息。

周輪机长的脸上，除了那一撮硬胡子以外，还有一双机警而饒有风趣的眼睛。他是談笑风生的。他說自己年輕的时候，曾經在日本船上干过四年多，由生火到生火长。他說：“在日本船上干活最憋气，最恼人！”太平洋战争起来，他就干脆到盖平一带做零活、卖小菜、做小买卖去了。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才又回到輪船上。起初，当大管輪，以后就在民主十一号做輪机长了。看起来，虽然他已近六十岁的人了，可是精神旺盛，生气勃勃，沒有露出衰老的样子；这就使我相信了，这位老人担負着海輪心脏部分的領導职务，是胜任愉快的。而且，他还担負着中共民主十一号支部委员会的組織委員。他很激昂地告訴我說：“我五十多岁才入党，为什么老了还入党呢？因为我要跟着党奔向共产主义呀！”

周輪机长老当益壮的气質，使人尊敬。

这时候，我們一起从机仓小道走到下层去，又順一道敞开的小門，走进了生火的地方。如果說